

馮小剛談電影：掙錢的意義是想拍什麼

“勞模”馮小剛難得3年沒出新電影了。從勤勤懇懇一年一部，到牢騷滿腹頻說退出，再到重整山河遠離退休，這位最有觀眾緣的中國導演，現在不那麼想着怎麼讓觀眾舒服了。他說：“我年輕的時候，太顧忌了很多事，沒有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。”現在，他想滿足滿足自己，任何一件事都比拍電影吸引你。

馮小剛3年沒出新電影了。

這個聽起來十分普通的句子，在馮小剛那裏很不普通。從1997年的導演成名作《甲方乙方》，到2013年的《私人訂制》，17年裏，馮小剛導演了14部電影。這裏面還得除掉2002年，馮小剛因為心臟病發，在家休養了很長時間。

《用《大片時代——馮小剛與華誼兄弟》一書的作者秋原的說法：“馮的這種創作密度，不僅在他今天的同行中是非常少見的，即便在新中國過去60年的電影發展史上，也可以說是無人可及。”華誼兄弟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總裁王中磊覺得，在他認識的所有人中，馮小剛的精力旺盛程度肯定排前三——工作起來，能夠數天幾乎不睡覺，熬着連軸轉。

即使養病的2002年，他也没閒着。他寫道：“對於我這樣一個沾名釣譽的人來說，用這麼漫長的一段時間吃喝玩樂是非常痛苦的。”他接受出版社的建議，寫了本自傳《我把青春獻給你》，迅速成為暢銷書。

彼時的馮小剛，時時摩拳擦掌。即使心臟病帶給他不知何時而至的驚恐，讓他隨時可能“吞下幾顆速效救心丸，吸上氧氣躺倒放平，眼神無助地望着周圍的大千世界”，他依然會用描述打仗的口氣描述他的電影事業：“今年雖然因傷缺陣，但已經做好了準備迎接來年的挑戰。在中國電影的叢林裏，我不是一祇沉默的羔羊，我是一頭餓了一年的狼。”

然而幾年後，一些與鬥志昂揚並不搭調的感覺出現了。拍《集結號》時，每天在零下20度的野地裏，工作人員煮了姜湯御寒，但劇組中的女性拒絕飲用。太冷，她們恐懼上廁所。“為拍一部電影讓女人們渴了3個月，我一直在問自己電影有那麼重要嗎？”馮小剛寫道。拍《一九四二》時，張少華老太太發高燒，正趕上轟炸的戲，炸點已經埋好，馮小剛擔心硝煙粉末老太太受不了。“我當時特別矛盾。其實我不是那種祇要把戲弄好，什麼都可以犧牲的人，所以很多時候，我會覺得自己挺不是東西的。”

2010年《唐山大地震》上映時，馮小剛向媒體講述起自己的厭倦情緒：“你一年一個，變得除了拍電影之外的任何一件事都拍電影吸引你。”“你每天扎在這裏工作工作工作，生活的意義全都迷失了。”“我跟華誼還有5部電影的合約，拍完我大概60歲了。我到那時候，肯定玩去了，要不覺得我太虧了。”其中最激烈的說法是：“有點脫離這娘子的行業。”

2012年2月8日凌晨，馮小剛發微博：“拍了3個多月，每天風裏土裏，咬不完的牙，着不完的急，漸漸度日如年。對電影的愛越來越淡，對這樣的生活也開始感到厭惡，也許真的到了要和它說分手的時候了。想想還有近兩個月才能收工，想想合約裏還有4部影片要拍，怎麼捱過去？拍電影如果沒了企圖心，就像沒有欲望還要做愛，就剩受罪了。”疑似的息影宣言讓華誼兄弟的股票應聲下

跌，有人計算這條微博讓所有華誼股東少賺了3.2億元。馮小剛忙在第二天發微博解釋自己會高質履約。他容易語出驚人，但同時又遵守規矩。

電影的民意

没人能否認馮小剛是中國最有觀眾緣的導演之一，在前幾年，甚至可以去掉“之一”。他似乎天然地對觀眾的喜好很敏感。1997年，北京電影制片廠廠長韓三平找到被連斃三部作品的馮小剛，想請他拍一部領導和群眾都接受的電影，比如反映下崗工人再就業的喜劇，馮小剛說：“這樣的題材有人看嗎？不是所有社會熱點都能成為電影的賣點。下崗工人是沒有心情去看電影的；在崗的人又不能理解下崗人的心情。在現實中承受苦難的人，在電影裏要獲得解脫。”他推薦了王朔的小說《你不是一個俗人》，講述了捧人專家馮小剛（就是直接用了馮小剛的名字）帶着一幫人開啓“好夢一日游”服務，幫人實現夢想。這就是後來的電影《甲方乙方》。

開拍前，禁城影業總經理張和平組織電影院的經理、發行公司的宣傳人員看劇本，開討論會，讓電影院的經理說，哪些情節觀眾會感興趣，反復論證市場前景。上映後，果然一炮而紅，票房3600萬，創1998年國產電影最高票房紀錄，還成為國內首部賀歲片。

秋原在《大片時代——馮小剛與華誼兄弟》中寫道：“這個行業是一個極其講究門第與身份的圈子。‘野路子’出身的馮小剛，一開始就處在一個很不利的地位上——沒有‘學院派’的正經名分，早年經常被當作‘外人’看待。”但馮小剛握着民意。祇要他拍賀歲片拍喜劇片，一定票房豐收，口碑不錯。

2007年，馮小剛大轉型，拍攝戰爭片《集結號》，六千多萬投資，是當時的大制作。他對投資人王中軍說：“這又沒明星，又沒女的，肯定不賺錢。”這位植入廣告時能有百計千招的老板，當過兵，有部隊情結，此時顯出了仗義：“賠就賠了，我就認這個。”不過，觀眾沒答應。《集結號》票房2.6億，成為當時內地票房史亞軍，而且口碑遠超當時的票房冠軍《滿城盡帶黃金甲》。2010年，《唐山大地震》票房6.7億，刷新了內地票房史紀錄。同年的《非誠勿擾2》投資四五千萬，票房4.8億。投資馮小剛電影，成了穩賺不賠的好生意。

電影院裏的麻藥

馮小剛對電影的厭倦高峰出現在《一九四二》上映後。之前的厭倦還多由於工作的辛苦、娛樂圈的混亂等，可這一次，他終於完成了自己牽挂19年的題材，一向支持他的民意却有些轉向了。

拍《唐山大地震》時，原小說作者張翎不認可改編的結局：母女見面、痛哭、下跪、道歉。小說裏的結局很含蓄：女兒在雨後的街上看見了陽臺上的母親，30年未見的母親問她，閨女，你找誰？女兒覺得臉上癢，一抹發現是眼淚。但馮小剛覺得，如果母女不見面，無法滿足13億中國觀眾的心理期待。

到了《一九四二》，馮小剛不想管這種心理期待了：“我覺得找一個更舒服的出口給觀眾的話，就糟踐了這個小說。那何必拍這題材呢？可以找一個讓觀眾更舒服的題材。”

其實拍《集結號》時，馮小剛

就有了這種不搭理觀眾心理期待的傾向，他希望谷子地最後沒有挖到烈士遺骸，也沒有誰給他助章，他最後凍死在煤礦上，“完了他戰友就弄一卡車來，席子一卷給他拉走了。但劉恒說，這個不是我要寫的那東西。我要寫的是英雄受了委屈，你要往這個結尾上弄，跟你一開始找我寫的劇本初衷不一樣。當然也還要考慮到觀眾的接受程度。所以我們還是讓他挖到了，證明了，最後軍功章也頒發了。哎，觀眾就覺得特別滿足。”馮小剛感慨。

拍《一九四二》時，徐帆和馮小剛起了很大爭執。徐帆扮演的災民花枝把自己賣了，換小米給孩子吃。臨走時，她很平靜地向孩子交待要記住老家是延津的，給孩子一個風車，說是爸爸做的，留着是念想。徐帆很排斥這個演技，她覺得一個母親和孩子要骨肉分離了，怎麼可能克制和平靜？這不是一個農村婦女的情緒。她特別反感一些有文化的人提到煽情就覺得是貶義，她對馮小剛說：“別人我管不了，你如果現在也要這樣搞，我覺得你特別惡心，你太做作了。”但馮小剛堅持。他對徐帆說，你說得對，但這是1942年的災民，他們已經走了幾個月，所有人生不如死，到這時候，悲傷太奢侈了，和活着相比，不是一個量級。

馮小剛前所未有地在微博上刷屏轉載普通觀眾寫給《一九四二》的好評，4天轉了47條。這阻擋不了投資2億多的《一九四二》票房祇有3.7億，而到5至6億才能回本。馮小剛預想到《一九四二》賺不了什麼錢，但他沒想到會賠錢，而且不少。票房不僅是錢，也是支持他多年的觀眾投給他的票。更讓他生氣的是，他還聽到了不少關於拍攝動機的罵聲。

一年後，馮小剛憑《一九四二》獲得“華表獎”優秀導演獎，他依然很介意，在獲獎感言中說到正在上映的《私人訂制》：“我隨隨便便拍的電影，一個星期賣4個億。我認真拍的電影不賣錢，這給我很大的困惑。”

“那時是憤怒的。你們這幫傻x，好了傷疤忘了疼。而且這電影也不是拍災難，是通過災難拍民族性。就是現在現實裏的民族性。”現在再回憶這些，他願意站在普通觀眾角度想想：“其實我覺得觀眾內心都挺豐富的，而且他們的生存壓力都挺大的。每一個觀眾我覺得對生活都有深刻的認識，就門口蹲在那吃盒飯的民工，他對生活的認識一點也不淺薄。但是他一到電影院裏頭，他就希望打麻藥。這也是一種需要吧。全世界都這樣。”聽起來，跟他1997年拍《甲方乙方》之前對韓三平說的話差不多：“在現實中承受苦難的人，在電影裏要獲得解脫。”

“那個很大的困惑現在得到解答了嗎？”我問。

“對，現在接受這個了。”馮小剛回答，“如果我們這民族，全民族都會像以色列人似的、猶太人似的，對拍他們災難的影片給予比娛樂片更大的票房，就沒有必要拍《一九四二》了。是吧？”

當了17年“勞模”的馮小剛真歇下來了。歇之前的最後一部電影《私人訂制》，在他那兒受到的待遇不像親兒子。馮小剛總說，《私人訂制》是為補上《一九四二》虧掉的錢給華誼兄弟公司拍的。盡管之前他給公司賺了不少錢，加起來算的話，應該不能算他欠公司的。但馮小剛覺得不行：“我覺得很多藝術家，基本上是拿着別人的錢在做着自己的試驗，或

者說滿足自己的追求。完了別人賠錢了，也無動于衷。我還不是這麼一人。我是覺得沒有人應該為你的追求賠錢。除非是你自己把錢賠了。”

他還需要還另一種人情債，擔任2014年春節聯歡晚會總導演，因為有位領導在《一九四二》過審時提供了幫助，他開口請馮小剛，馮小剛覺得不能推辭。

歇下來的馮小剛長時間發呆，在洛杉磯包他擅長的餃子，拌他擅長的涼菜。他監制電影，參加綜藝節目，在海南辦實景娛樂馮小剛電影公社，最著名的事兒是主演了電影《老炮兒》裏耿直的六爺，順手拿個金馬影帝。

我就想拍圓的，不行嗎？離拍完5部就退休的計劃還差兩部，馮小剛又不想退休了。他看上了劉震雲的小說《我不是潘金蓮》，這是他們的第四次合作。

停用微博一年半後，他終於又更新了。他說在長時間發呆時暗下了決心：“如果我30歲我可以妥協，退而求其次，因為來日方長；但我已經快六十歲了，借社會新聞裏經常使用的一句形容，‘一個年過半百的老人’，我就不願意妥協了，因為時間無多。賺錢的目的是拍自己喜歡的電影，折了也不用愧對金主。”

馮小剛早年以擅長合作的機靈形象聞名，批評人也是幽默諷刺的風格，近些年却有了“小鋼炮”的外號，以敢言著稱，毒舌範圍從社會現象到電影評論，再到痛斥個人。問到早年為何不“鋼炮”，馮小剛說：“以前首先要生存。比如我想拍電影，我得拍成。你要是特別刺兒頭，誰跟你合作？電影不像小說，不像繪畫，我不需要你們跟我合作，我自己就完成了。電影需要資金，需要那麼多人在一起合作，還有很多審查。”

2005年11月，華誼兄弟以10.5億元收購了馮小剛的東陽美拉公司70%的股權。這家2005年9月才成立的公司，資產總額1.36萬元，負債總額為1.91萬。馮小剛簽下業績承諾，此後5年，東陽美拉每年稅後淨利潤不低於1億元。

對於馮小剛來說，這意味着“過去是和華誼一起做決定，現在完全是我自己做主。這是我人生的一個嘗試，你自己拍板，要不要幹這事”。

《我不是潘金蓮》的故事並不像它的名字一樣擦點軟色情的邊，似乎風情萬種。它講的是一個執拗的農村婦女層層上訪的故事，20年間，本來與案件無關的層層官員莫名牽涉其間，滾成了一團巨大的黑色幽默。這是個好故事，但不一定是個賺錢的好項目。馮小剛一直動員華誼別投資，“我說我自己投，我也投得起，我沒必要糟踐別人的錢，但公司還是比較喜歡這個題材。”馮小剛有點害怕再承擔一次賠了別人錢的巨大壓力。“我掙錢的目的是什麼？就是幹自己喜歡的事兒。”

馮小剛不吃肉，因為味覺對腥味異常敏感，祇吃肉餡拌菜的餃子。不吃海鮮，除了帶魚和黃花魚。最愛吃西紅柿。趕赴飯局，他得不停拒絕各種菜，此時徐帆會挑幾個蒜瓣、蔥段，舀兩勺醬油湯，拌在米飯裏遞給他，並對大家說：“你們吃你們的，別理他。”馮小剛熱愛抽煙，祇抽中南海點五，10塊錢一盒。

“你說我這樣的，都沒地兒花錢。但有錢了，我可以想拍什麼拍什麼，掙錢的意義就出來了。”馮小剛拍拍手邊的烟盒。

《我不是潘金蓮》裏，馮小剛

想用前所未有的圓形畫面。整個團隊裏祇有攝影師一個人支持。馮小剛解釋說圓裏有宋元時期文人畫的古意，很搭這個很中國的故事。又說，中國拍電影的環境大部分臟亂差，不入畫，框在圓裏，普通的畫面也顯得有些不普通了。又說，它有一種旁觀者的視角，有第三隻眼睛在觀察的感覺。解釋來解釋去，劉震雲、王中磊、張國立等一幹人依然反對，還在拍攝地婺源集體發動攻勢，試圖說服馮小剛。最後，馮小剛“佯裝喝醉，摔門而去”。

“我不想再解釋了。”馮小剛事後說起當時摔門的想法，“沒他媽道理，我就想拍圓的，不行嗎？你們丫誰不想投資，你們丫就別投，我自己投資。”他更冷靜時候的想法是：“我并不知道是不是好，是不是能被觀眾接受。但是我希望在我老了的的時候，後悔這件事。我年輕的時候，太顧忌了很多事，沒有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。這件事哪怕失敗了，但是在我老了的的時候，不能拍電影的時候，我想起我試過了，就很高興。”

《我不是潘金蓮》的過審難度和《一九四二》感覺差不多，馮小剛說。

1997年，韓三平找馮小剛拍賀歲片時，安撫這位因被斃三部作品導致公司倒閉的導演：“當初電影局領導班子重組，工作重心是抓整頓，剛好你的片子撞到槍口上了。現在不同了，他們的屁股已經坐到了電影的板凳上，工作重心轉移到了抓創作，抓整頓歸根結底還是為了抓繁榮，這是衡量電影局工作成績的重要標準，這個轉變的過程希望你能够理解。”當年，《過着狼狽不堪的生活》因描寫婚外戀，開拍十幾天被叫停。4年後改為《一聲嘆息》，順利拍攝上映。

這些都讓馮小剛覺得：“你一直念念不忘，然後去爭取，去爭取，如果它是一個好東西，方方面面從心裏來說認可，祇是由于形勢什麼的原因，那有可能找到一個雙方可以接受的方式。”

馮小剛近年開始喜歡看一些更沉靜的片子，比如《45周年》、《入殮師》。十幾二十年前，他更喜歡看《教父》、《美國往事》、《現代啟示錄》這樣波瀾壯闊的史詩。他幾乎不看科幻電影，覺得飛來飛去的特效，祇願意用電腦特效做仿現實的內容。“很多導演high特效，也拍得挺好，我不好這個，我喜歡的那些東西，一般不需要特別多的錢。”

他接下來要拍《手機2》，還要拍一部自己的青春故事。他喜歡像美國的克林特·伊斯特伍德那樣，八十多歲仍然拍片子，雖然已經不貼近年輕人的市場，但還是有他的觀眾想看。他“就是什麼年齡的人幹什麼事。年輕的觀眾應該有他們喜歡的演員、喜歡的導演，和他們心往一處想那樣的。你讓我適應他們，我覺得不是我脫不下這大褂去適應，是我肯定驢唇不對馬嘴啊！我女兒想的事兒跟我想的不一樣。我不要求她去和我想的一樣，但是她也別要求我。”

時代的變化常常讓人追趕不急，祇有若幹年後回頭，才能看出這些變化是曇花一現，還是真的扭轉了時代的方向。比如2003年，馮小剛在自傳裏寫和女兒的代溝：“我們這代人廣泛使用的贊嘆是‘真他媽孫子’。我女兒對心愛事物的贊美，使用的句子是：‘哇噻，酷斃了’。”十幾年後再看，你看不出“真他媽孫子”的年代，但“哇噻，酷斃了”已經被歸入了“上世紀90年代流行語”的歷史文檔。